

目 录

· 匪 患 ·

土匪王立纯·····	姚吉成 张春早	(1)
李老么其人·····	刘友运 郭传发	(4)
朱家咀匪患综述·····	朱楚青 廖丕选等	(7)
小河团练头领任忠国之死·····	袁光照	(12)
解家湾惨案·····	解己贤	(14)
土匪残杀十八个乡民的经过·····	刘貽纯 朱楚雷	(17)
土匪杀人祭亡灵·····	刘貽纯 朱楚青	(19)
土匪三抢璞河坝 繁华闹市变萧条·····	胡绍闻 涂纪安	(21)
河南曹毕二匪占据宜城县城之追述·····	李觉民	(25)
五十一师进城剿匪目击记·····	姚吉成	(27)
匪首赵洪升在朱家咀·····	刘貽纯 朱楚雷	(29)
我的父亲赵洪升·····	赵家治	(32)
赵洪升之死·····	胡金衡 涂纪安	(38)
雷河匪首裴德广·····	陈德耀	(40)
韩泗发端当土匪·····	杨明才 唐明昌等	(43)
为非作歹的九大杠·····	唐仲远 杨延庆	(45)
备酒求平安 反遭灭顶灾·····	肖纯运 肖龙运	(48)
我被土匪绑票的遭遇·····	肖仁静	(50)
逮永宽刘麻根英勇抗匪·····	唐仲远	(53)
计歼观山顽匪·····	周子朝	(56)
宜城官匪勾结录·····	雷锡茂 陈德山等	(60)

纵匪肆虐的陈团总·····	龚天铨 鲁东海 (64)
刘发贵是怎样当土匪的·····	唐仲远 (69)
七学生由襄回宜途中被土匪绑票之经过·····	胡绍闻 (71)
朱家咀联保主任被土匪抢杀之经过·····	施本敦 姚吉成 (73)
区长在任剿匪 遇害无人问津·····	李 青 刘正寅等 (76)
何排长智退群匪·····	朱守新 (78)
处决大土匪头子刘发贵之经过·····	顾相贞 (81)
我军驻防宜城时剿灭土匪刘发贵记略·····	陈芳芝 (85)
刘振三师长计杀匪首刘发贵见闻·····	曾纪玉 (87)
土匪“三山一条龙”·····	张大明 (92)
土匪吴海龙·····	薛明友 尹付山 (95)

· 会 社 ·

护驾洲万仙会始末·····	黄明生 (100)
万仙会的歌谣①及注释·····	刘忠扬 (104)
雷万才与流水沟万仙会·····	冯德庆 郭传发 (110)
青香社·····	冯德庆 范代煜 (116)
李福国与宜城大刀会和红枪会·····	胡家宽 耿明伦等 (122)
董冬天与扇子会·····	刘茂友 杨学振 (127)
也说董冬天与扇子会·····	杨明才 张明扬等 (130)
宜城的洪帮组织·····	王洪昌等 (133)

· “四·六”暴乱 ·

我所知道的张经武·····	徐明化 (140)
我给张经武当副官·····	邓宗林 (143)
我给张经武刻印章·····	张鸿文 (151)
我为张经武烧鸦片·····	朱守志 (153)
我在“四·六”暴乱前后·····	王占鳌 (156)

暴乱分子在王岗活埋七战士·····	汪化森(160)
我所经历的“四·六”暴乱·····	黄文新(163)
我参加“四·六”暴乱的回忆·····	吴新奋(165)
马席珍乡长遇难记·····	曾兆祥(167)
张经武残杀无辜农民·····	曾广立(169)
我所见到的张经武·····	贾善孚(171)
我担任绥靖第一师参谋长前后的经历·····	龚天铨(173)
审判张经武的经过·····	郭富诚(179)
张经武生平历史考证·····	王孔虔(184)
大事年表·····	(210)

土匪王立纯

姚吉成 张春早

土匪王立纯，家住宜城大冲王家窝子，家有良田七八十亩，和房前屋后几架山，可算是殷实富户。他读过私塾，略知古今。因其身处清末民初，受当时的社会影响，参加了青洪帮，成了社会上的流派人物。

王立纯从1915年（民国四年）为匪（时称抢犯），是宜城当土匪最早的人。开始他手下掌握匪徒五人，有土枪三只，快枪二只（汉阳造步枪）。他自己不露面，而指使他人白天拦路，夺取行人钱财；晚上抢劫，抢不到钱就拉被抢户的主要人作“肉票”（今称绑架人质），限期叫家属拿钱去赎人。肉票中多是小孩。到期不给钱或兑款少缺，就当面将“肉票”杀害（匪称撕票）。如此被害者甚多。有的就是将人换回，也是被折磨得不象人样。如宜城北街胡占标家的五岁男孩，被拉了肉票，赎回时已是两腿瘫痪，不久便死去。

1917年，王立纯向南漳县豪绅、团总莫业村私借长枪七只，到南漳刘集作案，趁团防局守备松懈而偷袭之，又夺得短枪二只，长枪十余只。此后，王立纯股匪就经常在宜城、南漳两县专搞拉票、拦路、抢劫的活动。到1919年，王匪的势力已发展到30多人枪。尔后小股土匪张恒千（大冲人）、马占奎（南漳武镇人）、曾广钧（宜城朱市曾家竹园人）等都向王立纯靠拢，共有长、短枪80余只，匪众100多人，公推王为匪首。王立纯将这些

匪徒明确分工，设立侦察（匪称“吊线”）、联络、拉票、拦路、抢劫、看管肉票和处理赃物等专班，侵扰宜城境内的朱家嘴、雷家河、孔湾、官堰、董集、李家塢、刘侯集和南漳的安集、刘集等地，前后共拉肉票约400多次，抢劫财物不计其数。这一带的百姓被王匪闹得鸡犬不宁，一到夜晚，只要听到犬吠，大人心惊，小孩止哭。此外，王匪还打入官府，暗中勾结朱家咀团总朱金庵，绑架“贡爷”郭鲁风的家门侄子——郭三吊子的肉票，并有意与朱合谋，将郭三吊子等数名肉票拉到朱家嘴南山，假称肉票逃跑，将郭三吊子打死，助朱金庵达到霸占郭三吊子之妻的目的。

据住大冲的人说，王立纯的妈一次过生日，大摆筵席为母做寿。来贺者除同伙外，凡避其害而求生的大家小户，都前去送礼，所送礼品除物资外，仅银元一项就多得用团窝装，上面还加茨子，见者无不惊讶。其中有一种他田的小佃户，见别人都去送礼，自己本想不去，又怕将来受害，去吧，家中实在拿不出一块银元，只好将家中喂的一只母鸡送去。王为了在众人面前显示自己的度量和义气，满脸堆笑地说：“千里送毫毛，物轻礼义重。你这番心比银元好，请上座。”王把小佃户请入上房坐席，可见他不只是一介莽夫，山林草寇，还善于揽抹人心。

1927年，宜城县政府为平息王匪之患，采用收编办法，初派刘菊皋前往说服。王怕受骗，要求抵押人质作保证。刘将王的条件回报县府后，县府又派姚介平（姚宗藩）、姚建庵二人前往。姚建庵带着独子姚代益拜王为义父，住到王处，王才归顺。县编王部为新编县中队，任王为中队长，张恒千、马占奎、曾广钧为分队长。王为安全计，不服县府调往他处，就将中队部设在大冲口石灰窑，受县指使，负责防御土匪骚扰。群众不叫他们县中队，而称他们是“以匪治匪”的游击队。

一次，张恒千，马占奎以剿匪为名，私自带人到南漳安家集

街上抢劫商家钱财，受到王立纯的严厉指责。从此，张、马对王怀恨在心。同年麦季，河南土匪孙发祥流窜宜城，王立纯受令剿除，亲自带人在李家塄与孙匪相遇，激战两个多小时，将孙匪击溃，除缴获20多只长短枪外，还将孙匪抢劫的几骡子丝线拉了回来。部分小头目要求每人分一点丝线做腰带，被王拒绝。分队长张恒千，马占奎等人更加对王不满。当孙发祥二次来抢宜城时，张恒千、马占奎等人带着亲信，在朱家嘴南山观音寺庙内密谋联合孙发祥除掉王立纯。他们在庙中的策划被和尚听到了，和尚急奔给王报信，可和尚未及时赶到，张、马等人已先到王立纯处。张恒千凭着是王家女婿的身份，未引起门岗注意，张径直来到门岗处，将王立纯的族弟王小么打死，尔后冲进王的卧室，将王夫妇打死。为斩草除根，张恒千又带人来到大冲山顶，将王立纯的亲弟弟王本荣、王本合打死。事后，这帮人推举张恒千为五中队队长（时称游击队）。张恒千消除了管束之虑，更加恣意妄为，公开与孙匪勾结，再次干起土匪勾当，他们拉荆门大地主李元为肉票，借游击队之名到朱家嘴，明的是上富户胡寿山的款子，实则是去抢劫，因胡闻讯跑了，就把胡的房子烧了。这期间，张还唆使孙匪除掉王的部下曾广钧，因曾早已暗通孙匪，未遭杀害。后来，胡寿山为了报毁家之仇，与王立纯的族弟王本立一起，请来小河卢家湾红枪会，把“游击队”打垮了，并打死小头目陈明发、杨占先、敏少烈、万立富等人。张恒千、马占奎、曾广钧等人率领余部逃往南漳，于1929年（民国18年）前后被南漳团防局和警备队捉住枪毙了。

（城关镇政协联络处 姚吉辉 李安才 供稿）

李老么其人

刘友运 郭传发

民国十年前后，宜城河东地区匪患频繁，最早的大杆是李老么一伙。

李老么是枣阳苏家洼人，出身贫寒，幼年给人家放牛，青年时期在李家楼子团防局当兵（团总苏立坚是其表兄），后因和团总的小老婆私通被逐而落草山林。李为人讲义气，爱结交江湖好汉。不久，他的队伍发展到上百人，数十只枪，活动区域扩大到宜城的板桥店、流水沟和新街等地。他攻击的主要对象是团防局和地主豪绅，并提出“打富济贫”的口号。

板桥店田家集一带老百姓常遭匪害。李老么率队初来乍到时，老百姓纷纷逃避。然而他们与一般土匪不同：在村里行为规矩，买东西照价付款；在老百姓家里吃饭，无论招待如何，每餐都给两串钱；夜晚借宿百姓家，为防手下人糟蹋妇女，便把所有妇女集中在一座房子里睡，李老么亲自派人防守保护，有时他自己把铺支在门口防护。时间一长，李老么的队伍不侵害百姓的事就传开了。他们所到之处，还有放鞭炮欢迎的，也有自愿入伙的。

1923年（民国十二年），李老么的人在新街拉了大地主王映璧的母亲和妻子的“肉票”，向其索要二万二千串钱，其中一万六千是赎人款，六千是见面礼。王无奈，只得将大部家产变卖，把人赎回。

1925年（民国十四年）农历七月十四日的午夜，李老么率队伍

攻打流水沟团防局，得枪十多只。攻打之前，李老么派了一个叫尚子友的人潜入流水沟当暗探，做内应，伺机行动。

流水沟地处汉水边，水陆交通十分便利，过往商船络绎不绝，每天早晚两个集，尤其是晚庄集从傍晚到深夜，灯火通明。当时的团防局设在街东关帝庙内，两班人。团总傅本端是当地最大的富商，除在流水沟街上开有粮行外，汉水沿岸的沙洋、钟祥、转斗湾有好几个木场（木料行），还有千余亩农田。他每天总到茶馆里喝茶听“万子戏”，逍遥自在，没什么提防措施。

根据暗探提供的情况，李老么决定夜晚行动，先捉团总，再打团防局。晚庄集开始后，李老么令四个土匪身藏手枪，扮着卖粮人先进集镇。当晚傅本端在自己的粮行里查问当天的生意情况，不料被四支手枪顶住了腰窝。随后，其中一人走到街外朝天连放数枪。李老么听到里面给的信号后，即率领人马包围了团防局。团防局的人据守屋内。李老么几攻不下，便把傅本端押往团防局，令其向内喊话，为保性命，傅只得从命，喊道：“段班长，把你们的枪甩出来给他们。”里面的人听到团总的喊声后都把枪扔了出来。

拿下团防局后，李老么又在街上拉了几家商号的“肉票”，连同傅本端一同带走。傅本端问李老么：“你们是要我的钱，还是要我的命？要命就请杀。要钱就把我放了，把我孙子押去作抵，我好给你们筹钱。”李便放回他们，只留傅的孙子作抵押，并派人把傅的孙子藏到汉口租界，逼其高价赎人。傅本端将木场行的木料和千余亩田地卖掉，花了一年的时间才将孙子赎回来。

后来李老么又带人攻打黄龙坞团防局。团防局设在街上，四周是高墙。李老么的人第一天未能攻下团防局。第二天一早，李老么正犯愁，发现自己的“二架”（副手）马大个子还若无其事的下馆子，便上前训斥道：“都说你憨大心直，现在是什么时候，还坐在这里吃‘银头子’（馍馍）！”马大个子漫不经心地

答道：“慌什么，吃饱了我自有办法把它拿下来。”饭后，马找来几床棉絮烧燃扔进院内，又连向里面倒了几桶煤油，使团防局内顿时燃起了熊熊大火。团防局的人经不住火燎烟熏，把枪扔了出来。正当此时，附近峪山和张家集团防局闻讯驰援。李老么急忙撤退，途中腿受枪伤，幸有马大个子背着逃脱。

李老么将队伍安置好后，就到汉口治伤去了。他一走，队伍里出现内讧。由于李老么走时把自己保管的一袋钱交给了马大个子看管，另一个头目白少万提出要马大个子“赏花子”（分钱）。马大个子不同意，说“管事”的（指李老么）走时没交待。白少万就起了杀人之心，年三十的晚上，趁其他匪众吃饭时，将马大个子骗至一小河边用枪打死。

数月后，李老么伤愈，扮成乡民回到板桥。他头戴破草帽，身着旧长衫，向一卖梨的老头打探道：“如今这一带谁在占山头？”老者答道：“先是李老么，听说他去汉口治伤后是白少万了。”“那马大个子呢？”老者道：“被白少万‘卖了’（杀了）。”李老么悄然离去。不久，李老么突然从钟祥带来一支队伍，出现在板桥店。

自从白少万杀死马大个子后，原李老么的人走了大半，留下的只有二十多人。白少万听说李老么带着队伍回到了板桥，吓得不敢见他，叫“通鼻生”（中间调解人）去说情，直到李老么答应不追究时他才去见。当着李老么的面，白少万老实坦白了自己的所作所为，请求赎罪。李老么气愤地说：“我不杀你，但我也不要你这无情无义的人，我们各走各的道吧！”

自那以后，李老么带着新的队伍四处活动。民国十七年，他手下的人在随县拉了几个学生的“肉票”，被校方告到省府，在枣阳地界被前来追歼的队伍打垮。从此，就再也没有听到有关李老么的事了。

朱家嘴匪患综述

朱楚雷 刘贻纯

朱楚青 廖丕选

朱家嘴位于宜城县西三十里处，由于地处宜、南边界，解放前土匪活动猖獗。除本地匪首王立纯、赵洪升外，还有外地匪首孙发祥、曹富荣、蔡廷贵、王玉山、刘发贵等，都先后在这一带建立巢穴，盘踞达三十年之久，搞得此地乌烟瘴气，民不聊生。

我们四人自幼在朱家嘴生活，耳闻目睹之事一言难尽，仅就大的股匪，略述梗概。

1921年前后，朱家嘴就有三三两两的小股土匪活动了。比较出名的有曾瞎子、郭二爷和魏××。曾、魏二匪是符端人，郭是小河人，这些人大都是不务正业，懒散嫖赌惯了的，一旦勾结起来，便拿起土铳鸟枪，干起谋财害命的勾当。当时，朱家嘴有两个首士，一个叫赵四爷、一个叫刘金生。赵四爷与朱家嘴团总朱金庵发生龃龉，遂被朱买通土匪割了头。刘金生的家产也被土匪洗劫一空。县府曾派兵剿匪，但团总朱金庵本身就是土匪，因此越剿土匪越多。

1924年左右，大冲人王立纯、张恒千等拉杆而起，人数增至数十，武器发展到长短快枪，后被县政府收编为“游击队”，王立纯任队长。当时，朱家嘴街上的商贾们为王被收编加封举行了庆贺，鸣放鞭炮，还赠了一杆旗帜。后来，王立纯被张恒千、马

占奎害死在大冲。张、马复拖枪为匪，于农历五月带人攻打曾庙大地主胡寿山时，被当地的农民组织“红枪会”击败，死伤多人。老百姓编了个歌：“五月端阳节，火烧寿山爷，寿山爷见事不对，联合‘红枪会’，打垮游击队，游击队没跑撤，打死敏少烈（游击队的排长）。不是张恒千跑得快，稀忽戳到天灵盖。”不久，张恒千被王家人杀死在大冲，马占魁逃到武安镇，被当地“赤化党”打死。

北伐战争期间，岳维峻、徐寿春、马文德和方振武等的队伍都到过朱家嘴。因过往的军人多，土匪活动渐少。

1928年，一个叫高司令的外县匪首带着百余人从南边窜入朱家嘴，这是最早来朱家嘴的外地土匪，停留时间不长就走了。

这伙土匪刚来时，朱家嘴街上的人几乎跑光了，十天没开集。我（刘貽纯）当时因是个小娃子，没随大人跑，留在家里。有天晚上，我看见两个土匪挂着“盒子炮”在街上抓住姓林的老人要姑娘。老人胡乱用手朝朱守金屋里指了一下。他们要我带路，一个土匪还“啪”地扇了我一巴掌。来到朱守金家屋里，两个土匪就破门而入，可是屋里是空的。

同年，河南匪首孙发祥带着百余人来朱家嘴住在山河蛇断山（石梁山）。这伙土匪中还有不少穿军装的。县中队和朱家嘴团防局去剿，反被孙发祥领匪众追杀到朱家嘴街上。土匪们打死了团防局一个姓鲁的，还在街上烧了“王福顺”、“郑和大”、“姚同发”等几家大商号的房子。之后，匪徒们又去攻打武镇，用煤油烧城门，逼迫镇内豪绅和官府为其筹办粮款。此外，他们还拉了钟祥大地主李元的肉票。李家用马驮来几袋银元方得赎身。

1930年农历三月，河南匪首曹富荣来朱家嘴，匪众达数百人，多是军阀队伍中哗变的士兵，武器也较精良。曹自称司令，他的副手叫毕公远。这股土匪还是按军队的营、连、排、班编制，喂有几十匹马，除曹富荣和少数土匪住在街上外，其余大多住在山

河李家湾一带。

曹匪在朱家嘴期间抢劫频繁，山河村的老百姓经常看到他们在地子里分赃。一次，曹匪从武安镇有家沟一户有钱的人家弄回来十几桶银元，还在朱家嘴唱皮影戏来庆祝“胜利”。

同年农历8月20日上午，南漳县峡口大刀会、武安镇商团和县中队近千人到朱家嘴为被曹匪抢劫的商贾报仇。曹匪闻讯暂避。南漳来的人遂在朱家嘴街上寻机报复，烧了街上的许多房子。南漳人退走时，曹率匪众追至武镇张家湾，将湾子的老百姓集中到一个场地上，命令跟童少爷的站一边，跟童少鼎的站一边，最后，跟童少爷站在一边的十八个人被粗木杠子打死。因童少鼎通曹，站在童少鼎那边的人幸免于难。

曹匪在朱家嘴不仅盘踞时间长，而且危害大。他们远到荆门的刘侯集、钟祥的崩土壕、南漳的武安镇、襄阳的欧家庙、宜城的小河、璞河、雷河等地抢劫，一次拉肉票竟达数百人。当年腊月初三，曹带匪众在钟祥崩土壕与当地匪首赵子胜交手时战败而逃。但有不少匪徒没有跟曹走，仍在朱家嘴为非作歹。

曹的两个营长蔡廷贵、毕相合继续留在朱家嘴扩张势力，不久又发展了二十多人，并从汉口购回德国造的双保险手枪装备匪众。因与本地土匪发生冲突，蔡匪在刘家台子（现在太公山隧道口）把当地人一天杀三四次。第二年农历二月十二，蔡廷贵的主力到外地去了。刘天太（南漳匪首）、曾纪志、沈二乎便趁机下手，带着二三十个土匪秘密包围了毕相合在山河的住处，然后以为毕司令娶太太贺喜作幌子，派人进去将毕相合击毙，随即消灭了他的匪众。接着，刘天太等人连夜将匪众拉到符埡黄家林子，将蔡廷贵住的屋包围起来，赵洪升匪部赶来助战，最后用火攻把蔡廷贵打死。

1932年农历5月，河南匪首王玉山率一百多土匪来到朱家嘴，扬言要为蔡、毕二匪报仇。他们一到朱家嘴街上就抢东西烧房子，

还枪杀了四个老百姓。有几个土匪在菜园村见两个村民在水井边干活，走上前去要水喝。干活的村民忙答：“我绞水”。土匪们把宣城方言听成了“我剿匪”，当场把两个村民打死。街民朱守荣的老婆抱着娃子没有来得及逃走，母子二人都被打死在茶馆门前。他们还在街上四处抓人，酷刑审问，把被抓的人折磨的死去活来。几个土匪在毕相合被打死的地方逮回七个农民，将其中的五人用刀杀死了，有两人还被土匪破腹挖心，剜眼睛，其状惨不忍睹。

不久，王玉山及其匪众被武安镇的驻军收编，王被委任为大队长。一天上午，被收编的土匪们在朱家嘴“代寿康”药铺里抹牌，武镇驻军来了一个骑兵连将“代寿康”药铺围了起来。王玉山手下的人以为是自己人，忙出来迎接，进剿的骑兵将出迎的土匪赶进屋里并端起冲锋枪向屋里一阵猛射，当场打死十多个土匪，其余人被带到蛮河边枪毙了。同时，进剿的部队在宣城县城抓到王玉山及其手下的一个头目，后将他们打死在武安镇“陈东升”药铺里。至此，在朱家嘴横行一时的王玉山和他的土匪队伍被打垮了。

同年年底，河南又一个匪首王士杰带着两个太太和数十人来到朱家嘴，先是住在大冲刀把洼，后来搬到街上住。不久，张连山部哗变的一个连加入了王士杰的土匪行列。张派兵围剿，把叛兵连的连长钉死在武安镇的城门上，后又在陡沟攻打土匪王士杰。张连山派人放火将王士杰烧死，并把他的脑袋割了下来挂在朱家嘴街旁的一根电线杆上。老百姓后来借此编了一句歇后语：

“王士杰的脑壳——听信了。”

上述各股土匪盘踞在朱家嘴，有钱人不是通匪就是逃进县城，受骚扰受折磨的却是贫苦百姓。匪徒们不管在那个村子住下，都要先号房子，再要被子，还要派饭，直至三十里外的砖庙、雷河一带，村民们也要给盘踞在朱家嘴的土匪送饭，甚至要倾家荡产

地去侍候。我（朱楚清）亲眼看到过这样一件事：曾洲有个叫三龙王（名不祥）的人，挑着担子到街上“春生久”粮行里给住在那里的几个土匪送饭，由于米时少带了一双筷子，他们就大发脾气：“我们八个人，你带来了七双筷子，还有一个人怎么搞？”土匪们说着就要杀他。经我父亲好言相劝，叫三龙王重做一挑饭来，才算了事。土匪们吃饭时有很多讲究。比如吃鸡，鸡冠子得送头目吃，吃完鸡后，每人把吃鸡的部位说清楚，加起来若不是一个完整的鸡就找送饭的人家问罪，轻者补一餐饭，重者送命。

以上列举的仅是在朱市盘踞过的大股土匪。危害朱家嘴几十年之久的匪患直到解放后才被彻底肃清。

小河团练头领任忠国之死

袁光照

任忠国，小河红瓦屋人（现小河乡杨岗村五组），原是大刀会头目。1928年，这一带为防土匪骚扰成立团练组织，任忠国任小河团练头领。

1929年，北洋军阀被打垮的溃兵来到界碑头（位于南漳县和宜城县交界地）及宜城朱家嘴的山河一带为匪，匪首自称“曹司令”。他们所到之处，拦路抢劫，奸污妇女，杀人放火，无恶不作。

1929年阴历7月12日夜，曹匪手下二人到袁家湾（朱市镇杨河村一组）回子庙向百姓勒索。袁家修派人报告了任忠国。任即率村民8人追捕之。二匪闻讯向小河方向逃跑。任等奋力追赶，终在草场（小河乡梁堰村七组）追杀一匪，后又追至小河附近杀死第二个土匪。曹匪闻知任追杀二匪，扬言复仇。任忠国恐曹匪人多枪多，与之对抗，村民受害，次日找曹说和，曹假允和，派匪到杨家河杨明富烟馆与任谈判，由任管了一顿大烟就算了结。当晚（13日），任忠国以为言和成功，失去戒备，回到红瓦屋后对村民说已和曹司令讲和了，大家不必担心。谁知鸡叫头遍时，曹匪亲率60多名匪众分南北两路向红瓦屋包抄，挨家挨户砸门搜查，抓住男的杀，抓住女的带走，幸亏村中大部精壮男子早有戒备，到野外露宿，未遭杀戮。当搜到黄自进家时，因黄的妻子开门迟了，匪徒一刀将其捅死在门边，并将其6岁幼子用刺刀挑

死。黄自进听得土匪砸门，闪身躲到厨房柴窝里才幸免一难。任忠国过分听信土匪的话，当晚在家睡觉被土匪喊开门后缚住，同时被缚的还有袁玉美。此时，在野外露宿的黄金礼等，闻听村中有动静，乃鸣锣集中团练去撵土匪，曹匪等迅速撤出村子，将任、袁带至赵岗（现高湾村6组）村外的一个荒场里杀死了。

任忠国轻信匪言，失去戒备，招来杀身之祸，实在令人叹惜。

（小河乡周进顶 供稿）

解家塋惨案

解己贤

解家塋现属小河张嘴村，位于砖庙西南3公里处。1930年，这个只有22户105人的小塋子惨遭河南土匪曹富荣的血洗，21人被杀，4户人家被杀绝。

这事得从解家塋的李天来这个人说起。

李天来生于1887年，读过私塾，于1927年前后当过朱家嘴团防局团总。因他为人比较正直，为当权者所不容，被朱金庵夺走了官职。李天来离任后在乡里组织团练，保卫家乡。朱金庵在任期间亦官亦匪，欺男霸女，鱼肉乡野，百姓莫不恨之入骨。李天来联络小河、朱市一带乡绅将他上告到襄阳专署。襄阳专署派人逮捕并处决了朱金庵。

朱金庵死后，朱的大老婆段氏欲报杀夫之仇，无奈身寡力单，苦无门路。当此之际，南漳界碑头匪首刘天太抢夺杨岗染坊张怀庆家受到李天来组织的团练的抵抗，就从外地引来匪首曹富荣。曹匪来到朱家咀后，颇有几分姿色的段氏便与之勾搭成奸，要曹为其夫报仇。

曹富荣，自称曹司令，河南人，有匪众300余人，200多只长短枪，还有40多匹马。曹匪自1926年至1931年间，先后在襄、宜、南等县为匪，心狠手毒，奸猾狡诈。他名义上受刘天太和段氏之托，实则除掉李天来，消灭解家塋一带的团练武装是为了自己称霸一方。他于1930年4月的一天，带着百余匪众来到杨岗，